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卲士涞

粤西文載卷二十五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

學校

柳州文宣王廟碑記

唐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唐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

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秋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去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茍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潯州府學記

宋 余 靖

桂林之南州郡以十數潯為善地鬱江東注土無氛惡蠻溪獠峒不際其境民之從化豈間然哉國家應期敷

佑丕冐嶺海偃革櫜弓乜紀於兹亦嘗詔牧守立庠序以崇化厲之本而吏喜文法自進故於教育之道缺然慶歷紀元之初京兆杜君應之被召守土下車三日進謁先聖祠而笏立周視見其庭堂卑隘像設隳剝冕衮章服不中程式瑚簋之制褻雜常用攝齊摳衣居無容席乃喟然歎曰明經進士之科其待賢也久矣州人未嘗預太常之第者葢教之未至也乃大相厥土而營學宫卜州治之東廸則食焉肆命從事刁君紓以董其勞

鵰屋袞服正厥玉禮配食從祀各列像次為堂於東尊師教也築宫於西潔齋祠也翼以二序布為校舍旦坐塾門人知所觀廟學既成明年仲春行釋采之儀爵坫俎房罍雲洗海丹縣矩儀一範之禮奠幣飲福仰登俯退相者肄習其容濟濟諸生袍𩍐陪列終事越翼日經師執帙以正厥位聽徒就席坐立以齒出規入矩啓憤發悱州人觀者知邦君以齊魯周孔之教而為政先與夫東刑名爭尋常以圖進者異矣先是邦之秀士白丑

等聚而議曰君之丕訓於我而廣其黌樂育俊民俾邦其昌我不可以不贊其成願以私錢十萬佐官之費故是役也不發帑金不誅民財而人用休息也事畢以狀來請記予謂杜君上以宣朝廷嚮學之意下以成州里興賢之本能使遠邦學者興時取名爵於朝當自今始真善教者可記也哉

灌陽縣學記　　熊詢

灌陽為全支邑在州西南踰百里不當郵傳顯塗山深

乎其峭卓水滲乎其縈紆木拔撓天石類蹲虎清淑之風分萃於此故士人衆多然其俗以耕耨為業不汲汲於營利齠齔之童皆善誦書雖負販者莫不能筆其字故民閒而性淳事簡而訟少盜賊希有囹圄常空為令尉者督賦外無他適每至學評論古今較量善否以為已師往學在縣東崇寧閒以舍法養士其地道隘遂遷於西邑時置丞乃以舊學易為廨宇後舍法丞職相繼罷進士范昂乃請教廳復為學書齋講堂獨未有殿以

居夫子像建炎改元之明年冬余以漕檄攝兹邑范侯以余舊嘗應詞賦舉朝晚過余余亦喜其勤嘗至於學聽其誦詠之聲若出金石觀其絺繪之文如鋪繡錦愛玩無斁每至忘歸因謂范侯曰羽服緇裳之流為觀與寺必雄建殿堂設像貌以崇奉其教非特務為觀美也且使人知欽畏而懼罪嚮福焉令有學而無殿夫子之像闕然未有所覩何以使人瞻仰是將為釋老羞范侯矍然而起曰吾徒居此皆贏糧而相從非資於官也舊

學有殿請以餘貲徙於此可乎余諾之乃鳩工集徒不旬日而徙置焉輪奐一新丹碧相照又命匠人重飾聖像繪羣子於壁間適當仲春上丁恭循舊制釋奠而奉安之祀事云畢升堂而坐范侯請記其緒余曰吾夫子之道如天焉不可階而升如日月焉不可得而踰仰鑽瞻忽不可以心期而智索無像可也何以殿為然學非殿則制戻殿非像則名虛像顯殿肅學者目注心存殆將達其行以期底於道豈特嚮懼罪福而已哉是為記

古縣學記　　　　高登

紹興八年登謬領邑宰釋奠於先聖先師奉祀惟謹逮行事顧升降周旋弗容列萃此肄焉異日生徒偕來請闢而新之乃合其措畫俱有定議遠近咸悅恐助之或後六月經始卒歲乃克增築而高為屋凡十七楹頗宏壯雖崎南嵒邑悉莫之比於是延長諭就職行季試揭中程者逕以騎從式燕公堂童子令吐所記賞紙墨有差人知激勵鄰壤遣子弟踵接朝夕於斯以百輩絃誦

之聲洋洋盈耳俄有旨申飭郡縣嚴法禁修學宮舉盛德事以壓戎馬之氣遐陬小臣丕命共承庶幾於宣化無負矣然嘗論學校之興殆無踰於舍選人材之衆宜有濟於時藉頃敵踐中原據有神器銷患解紛曾蔑儒效之一毫而臣子大戒棉地幾盡果學校隆虛名歟非也由學術不正風俗隨以壞耳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學者學此者也彼媢學子安所從事哉口以多諱鉗見以成說障術

以速化售今昔不知理亂不聞邪正不分終日囘囘醞釀間疑君父於已何親揣忠孝於世何物藉有小能激昂則師友駭其不祥而禁之嗟乎平時懵夫在三臨事咎之或二難矣仰覬俞音丁寧懇切可謂知本惟登鞅掌所先非直飾耳目之近而已期以變學術於一方而善風俗於百年尚望將來賢大夫屬意吾道勿散子衿勿鞠茂草念地勢既冷忍復加寒之乎因書以告學者并詒後人云

全州學記

劉岑

古者國之政事未有不成於學校也獄訟士之事也而聽於學軍旅將之事也而謀於學進賢退不肖相之事之而進退於學命令君之所作也亦得議其善否於學是國之政事皆成於學矣而諸侯之學非受命天子則不可豈若後世郡國而皆有也漢興反秦之弊武帝采用儒生董仲舒公孫弘之言稽古立太學而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宮成都市中蜀民大化由是郡國皆有學矣

然不過立博士養弟子員而止其政事則不與也其治功不能如古者有由哉至於習文誦數使先王之言不亡而民知孝悌忠信禮樂廉恥以成其俗者猶其効也今天子再造區宇廓清氛祲勞來還定與民休息孝悌之誠達於上下寧神事親靡求不獲弛兵休士遠人咸格乃率舊章郊禮天地興廉舉孝命有司建太學擇吉日率臨視之又詔奉使典州與郡縣之吏皆責以學事頒鄉飲酒之禮使士大夫春秋有事其中貴禮尚齒以

興民行文治炳然與三代同風盛矣哉全之為州南接百粤風聲氣俗皆近粤其君子則有齊魯之風不由立學而何學始於慶歷四年令三遷其址矣而居守不修學者病焉知州事高君揖與通判事王君著鳩工庀材易其敝壞繼其闕乏闢其壅蔽自齋舍至於庖湢莫不有所會頒御製文宣王賛及書羣經子傳於州則尊而閣之於講堂之左且出私錢率士合財買田以補食之不足學無官師得命吏如此而前進士鄧深實來官得

其人而居以安食以飽學者益衆於是相與求予文為記夫能宣天子之化以被於下者吏之職也强問學正身行以承天子之德者士之職也二君之舉既得其職矣則士之游息於斯者可失職乎

柳州修學記　汪藻

王者之政唯學校為最古學校興廢治亂因之然未有能行之以誠持之以久者也王制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學校由五帝有之更六七聖人而至成周教養賓興

之法備矣周衰變古文物幾於掃地然當時列國朝聘會盟之禮輿服宮室之度師田刑辟之制先王之遺意無不見於左氏之書獨教育賔興之法無聞焉其見於詩而言天子養士者不過周宣王而已令采芑之詩是也言諸侯養士者不過魯僖公而已令泮水之詩是也若夫烝我髦士則甫田師古矣在城闕兮則子衿刺亂矣由是觀之行之以誠持之以久雖三代猶難之况後世乎國家自祖宗以來無歲不留意於學至熙寧元豐

之間盛矣大觀政和復加詳焉於是教養賓興之法達於海隅然則本朝之於學校三代不如也紹興十三年天子治外既畢始遑暇於庠序之事又明年親臨辟雍詔天下皆興學番陽許侯尹為柳州乃除地於故基蓬雚之蘙輯材於頳甍風雨之餘取費於諸縣帛布之羸倚辦一時僚佐之良以之為殿為堂為閣為齋為門廡庖湢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經始於其年仲秋而成于季冬許侯以書屬予曰為我記之藻曰漢唐之君非

不致意於學也如永平開化之時亦可謂盛矣然後世學者不稱而稱文翁常衮豈當時上之人倡之與夫下之人應之者皆不出於誠故風化不廣而其美為二人所專歟今天子詔令丁寧許侯奉行之如此可謂皆出於誠宜其棟宇樂成一旦赫然於朝廷數千里之外也昔唐柳宗元嘗為此州而新廟學矣被其教者至今為可觀故大觀中士之弦誦者至三百人為嶺南諸州之最矧今許侯方宣天子之德意而學者方嚮許侯之化

則夫子之道行於九夷者不知其何時而已噫柳人何其幸哉許侯以經術決科所至皆可紀此葢其優為者故樂為之書

梧州府學記　　洪邁

服嶺而南以千里名州者三十七綠以大海其山則羅浮桂林陽朔韶石諸峰皆扶輿蔪秀有仙者窟宅水則昭潭武溪潯灕眞湟湌漣清瀉可鑒毛髮至於光靈紆餘發為卉木之祥如水沉都梁素馨之葩薌氣郁烈象

屏玳瑁珠琲之湊闕　　窮天下之産不足闕

都會葢如此獨人物效奇闇然弗章繇唐至今五六百

年之間卓然於時者曲江張文獻公余襄公日南姜公

而已爾是豈山川炳靈精采溢於異物使魁奇偉麗之

氣不淑諸人邪何其畧無而僅有也余嘗遊南方私為

其人太息葢閩蜀與粤是三者均古所謂斗絶不毛之

區而蜀移於文翁閩變於常衮今言多士者指二郡為

甲乙唯粤獨不幸無良二千石心乎教化者尸盟之至

環地萬里而漢然自外於上國蒼梧自漢為郡入本朝有陳公恭梁莊肅為之守其風聲氣俗直出他郡顧學校褊陋不常厥居於山之巔於氷井於鰐魚池其後逼於縣舍科詔取士又不於其鄉而於潯於容最後葺於僧房白袍紛紛移徙之不暇奚暇誦詩讀書以倡其心令任侯為州獨齋魯其民顧瞻校宫以為當遷為諸生相攸宜而得神霄宫之舊址高明有伉爽食其墨禮殿齋廬閣嚴靚深廂廡門庖秩秩井井又作議道堂以待

三歲角材之地幷之為八十一楹經始於舊年之仲冬斷手於今兹之仲春木出於山賈人不知費出於公而樂助者四十一鄉民不知工出於鄰邦州兵不知規模奐然粵中無足與比既成侯作書請記余謂士者自修於窮閻之間而待舉於朝廷之上雖羹藜飯糗顑頷於寂寞之濱固有空乏其身而安之者此其志豈一朝一夕之為哉況乎有屋以居有粟而食用其藏修游息之暇以求乎存心養性之道聖賢閫奥直階而升爾一第

常也何足以恩我為哉諸士子其勉之必有不期然者矣名詔眉山人嘗令豫章之進賢余行其塗得歌謡於田里間又嘗過侯清江之居而為之賦凌風閣者然則記學之成所不得辭也

桂林府學記　張栻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歴中觀察使李昌巙經始於郊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

爽塏得浮屠廢宫實故始安郡治請於朝而遷焉俟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拭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具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

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我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悚然動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聽視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遺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栻也不敏何足以啟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為之書

宜山縣修學記

淳熈四年拭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璧聞於朝曰璧清介豈弟頗假守符俾牧遠民詔使為宜州便道之官宜為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為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者蓋積累而後成廟宮既嚴講肆有堂師生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伻來請記方韓侯之為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為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固寡士亦

何必汲汲為栻獨以為不然蓋俎豆既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為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功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服其心志柔其肌膚其孰有不順況乎秉彞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近遠方

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樂為書之

靜江府學記

朱熹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

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於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置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興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

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後至於風俗日敝人才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

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巙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庳堙鬱為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益其地自郡廢而為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

者有感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
從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圮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
升左右佛舍置他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
宗邃堂序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隆隆翼翼不侈不
陋於其為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之命教者甚實且
猶熹於是喟然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
之功侯之為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
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敎學之遺意而欲使其

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説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

一月巳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博白縣學記　　曾丰

白爲郡寖久然後更爲縣學宫從之所更者揭爾餘如故其規模比縣爲大久之風淫雨泆轇失員振朿失載攦摦失技梧而敝日滋矣求一木更焉莫有稱者故其葺視他宫爲難令復古悍也務一切苟且去歲復歲駸駸壓矣議新之中若而堂若而門旁若而廡若而舍若而廩若而庖廁一有不具曰鈌事其木杖竹筩萬若干

矣鐵石不與焉黝黑白青料百若干矣丹漆不與焉故其材視他役為夥集材輯工米珠薪桂錢緡米石千若干矣蔬果酒肉不與焉故其費視他須為無藝加之阽危之後賦籍日耗供億日繁符責四面絡繹而至應之如救火然蒞廳惣寢不暇遑卹學紹興丙辰更縣迄慶元丁巳六十年而觕無一苟責者大歸坐此與明年吾廬陵李君大章職縣職無幾何何六十年而觕無一苟者之責曾未旬歲而落成僉曰能事夫能事者才也敢

事者氣也首事者職也所以充才者之識學也推素所學者淑白之學者君有意焉學成而君去意有遺焉論語二十篇首學學六行首孝弟入道首仁仁之體其大無外其高無上其遠無前其久無後然修道者仁修仁者覺也人之始赤子也赤子始覺有母次覺有父覺有兄弟馴而長之覺有身覺有族覺有戚覺有家次覺有國次覺有天地萬物如彼其多也而覺機自父母發故曰孝弟為仁之本學者覺也白古有學矣妖李猝警吏

遺其官卒遺其校恬無覺其非者猶可諉曰非學之教化所及子遺其父母弟遺其兄則將焉諉哉然則故無學矣新學成學者藏修其間師為規範友相劘習舍孝弟容有可入仁舍仁容有可入道各從爾志不則敢以覺薦焉此君之意也爾學者其體君意早而往與師友語求以自覺暮而歸與里閭語轉以相覺而之十之百之千之萬闔縣仁人也否則孝弟人也平世相須為性亂世相須為命不但父子兄弟而已他類皆然始得為

學之道

慶遠府學建閣記

宜為嶺右偏壘僻在西陲然而聲教之所暨文軫之所漸每舉應書之士不下五六百人前馮後黎相望而出未嘗無材也作成之地在加之意爾郡有學舊址在城堧之間淳熙戊戌郡守韓侯璧以其地湫隘而遷焉規模壯觀甲於旁郡厥初建雲漢閣於明倫堂之上閣之兩翼立濂溪二程馮三元豫章先生之祠翬飛鳥革上

摩穹蒼真與日月爭光矣然閣俢而峻木巨而窳末二紀朽蠹敧傾殆將壓焉令使君耿侯剛介廉勤兩攝是邦吏畏民懷百廢俱舉城堞倉庾郵傳驛館以次繕修尤惓惓於學校亟議撤而新之葺完舊堂又創傑閣於堂之後鳩工鬻材不擾而辦經始於慶元庚申之冬十一月閱五晦朔而告成朱丹黝堊磚甓甃砌輪奐有加氣象增倍旁及祠堂有像門廡齋舍煥然一新觀者歎美校正唐天麟狗諸生之意援魯正學校故事請記歲

月使君曰學之修廢太守職也幸茲塞責不足以記力辭之俟語涇曰學舍苟葺矣而士不居學將何以作人材稱國家養士之意乎君其圖之毋患乎庖廩之不繼涇聞命踧踖赧容而對曰涇不才濫茲代庖行將解印者涇何敢當退即學宮揖諸生而進之道使君之語且然積弊未可以徑革善教實難於速改將必有勝是責告之曰語不云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斯言也君子之於學其猶百工之於肆乎工不居肆

寧不作輟其心乎工何可成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可知已令使君加意學校若此涖行有日矣當必有師儒闓風而起者諸君盍亦更相策勵毋狃舊習庶不孫使君作成之意不亦善乎諸君翕然曰願記其語將必有能成使君之美意者遂因筆之以為記

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吳純臣

古者祀樂祖於瞽宗禮也後之釋奠祇祀先聖其隆古之意歟然祀以王禮眡古制為有加自聶氏禮攷行鈌

略未稱朱文公近加訂正其制始備令在在郡邑大率仍其舊未能如儀間或據禮典易服範器春秋丁祀用於一旦之頃旣畢事藏之有司士之周旋其間容有未盡講明者若名不登庠序之版儀文纎悉何繇知之純臣竊謂禮者教化之大端不容一日闕周官分職皆垂法於象魏歛以挾日至宗伯獨無聞焉葢禮達於天下肄習以時非可歛而藏也厥令容典多存於朝廷宗廟間獨釋奠通行於郡邑圖而示之非要務乎純臣曩守

潼川時取前輩所編成圖者刻諸學宫以詔郡人按刑
廣右又因舊圖列為定式刊於静江郡庠以表一道士
君子而究心焉由文物制度之粗達而上之可進於廣
大精微之域閭巷田野之民得諸目擊中心起敬亦將
遷善為君子之歸若夫推廣其傳人心觀感又不特廣
右而已也是為記

慶遠府御書閣記　　　　蕭興宗

聖朝右文溥海内外悉沾聲教慶歷詔州縣立學宜處

西陲學成最先規模宏壯爲冠一路時有郡人擢三元而登端揆文物彬彬迄今可想學有御書閣舊矣歲月寖久圖誌弗具莫究顛末嘉定乙亥盱江張自明攝郡力請諸臺撤而新之力殫財匱僅及殿堂餘遂廢焉繼是以鹽筴是圖他不暇顧嘉定辛巳陳公被命來守始入謁先聖顧瞻不稱列聖宸翰置之殿左甚非學宮尊君之義則謀更張之然蒙鑾雖稱投降而民之瘡痍未服勢不可亟暨於期年教令孚洽民物怗泰公曰昔之

賢士大夫雖在徼外一飯未嘗忘君刲宸翰昭回爛然在目獨不思所以尊奉之乎於此輟公帑捐俸命工而鼎創之別駕張公贊成之職教吳公共謀之方其經營遂有求書之檄俾幕吏蕭興宗攝事督工鬻材依物給值規始於壬午之冬閱五朔而落成閣下為屋五間中為堂直舍翼左右横袤六十有五尺前聯講堂後距山址三十有五尺閣高五十有八尺凡學之蠧者撤傾者植汚者新一切丹堊靡容罅隙然役不及民而見者歎

美學正唐總廼領諸生謂興宗曰修學創閣公之嘉惠
士子多矣請記歲月以詔來者興宗曰尊主崇儒公之
素心歲月之記不足為浼然作成之意又不在是諸生
盍自思焉公嘗謂今之學者皓首窮一經經之外不暇
他及又有能通究六籍百家諸子之書且疲神翰墨而
誦法古聖者益鮮矣仰惟國家列聖相承萬機之暇游
心經籍揮灑宸章倬如雲漢昭如日星龍圖天章列閣
集儲不一而足肆我高宗皇帝遍閱九經下至名臣列

傳註釋贊咏著為琬琰下賜萬國龍圖鳳篆奎壁燦然

自古帝王未必有此諸生仰瞻是閣之創無徒曰壯觀

學校而已亦盍仰體列聖崇儒重學之心而少自加勉

抑亦上副我公建閣作成之意諸生曰宜勒諸石以勵

學者侯名舜舉字元愷嘉禾人由右學登甲科倅名元

佐字伯贊淮陽人自鄉選躋膴仕時嘉定十六年正月

吉日司理從事郎慶遠軍節度推官權州學教授蕭興

宗記

瀧學改建櫺星門記

陳德一

瀧陽為全湘壯邑地居郡之東南距城百里按圖志於隋大業十三年立夫子之廟今學乃三舍舊基其山來自八桂曰臺山面古鍾源源上羣峯參列秀整左曰華山山有舜廟前曰蠏江江有禹祠又其前曰笏山西曰玉樓山有望華嵓有古城崗面洮水前有亭曰雩亭洪濤沃日澄瀾際天可謂溪山爭秀矣嘉定辛巳冬邑令洪君若水邑佐蕭侯一致更撥郡帑之羸十萬為興修學

校計若大成殿進德堂齋舍廊廡悉已告備一日張君勾稽之暇來觀其成廼慨山水之奇因集邑庠諸生諮之曰灌陽縣建以來登春官者五人自前巳丑而後甲子凡再周獨闕然無聞豈人才豐於昔而嗇於今邪意者地靈之秀未有所寓而人傑固閟生歟且邑之風水與潭之湘鄉往往相類湘淳熙縣丙午改櫺星門向所朝水丁未大魁王公作焉諸生翕然避席曰敬受教遂以學門更向大江江水自鯉魚潭來朝幾十餘里以甲

申元日鳩工中下朔新門成諸生乃命邑士文元以余丞清湘時嘗游余門移書以記相屬喜灌邑諸生自期之勇張君期士子之大故不避荒陋拂拭而為之辭

容縣學記　　余烋

君子化民成俗必由乎學葢學者化民之本有功於世教大矣容之學校始於自唐成於我宋文風視古為最盛焉南邦諸郡有學獨容人以先聖之道為尊其學宮也亦復規模宏偉制度合宜教育諸生五十餘人學租

歲入不益支則倍之每病不給故有排撻之憂端平甲午三衢梁侯价來攝管郡印目擊學糧之匱撥平益羅面雲陵南霸等村沒官田一十三所歲增租米四十餘石藉得以補闕而佃户不輸者亦多往往巨室頑民負固不能一一如期侯聽治之暇嘉與諸君升堂講論闈大猷以淑之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行鄉飲之禮以序昭穆置王侯之服以講丁祭或童或冠衿佩青青思樂泮水如造闕里侯之

化民成俗漸於人之氣血矣衆士乃於明倫堂之左角立侯生祠以彰不朽未幾侯以憂去是後守容者除召不一博士吏廢亦多學宮歲久雨凌風震垣墉半落大成殿幾至不守學正梁汝翼等曰吾黨被夫子之教其忍夫子之宮陵夷至此邪於是多輒自捐已俸撙節支用以嘉熙四年十月興役州長吏梁侯亦捐金為助不數月殿成度用為緡五百有奇苟完矣結甃丹雘猶未也淳祐二年三月邵侯復來攝守因復捐俸粟百斛以

助丹艧令也盡善矣盡美矣雖然邵侯篤眷學舍之意猶未已也玆又撥平葢村盧氏十二户絶田并禾倉牛畜復歸於學又增養士米租五十石樂育之心始終如一保惜善類如䕶元氣容之士友何幸際遇如此哉昔者夫子常欲居九夷門人以為陋以今觀之家有洙泗道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聲歌繄誰之力噫化民成俗非梁使君吾誰與歸

南寧府學記

鄧容

按建武志州之學基凡五易皆莫詳創建徙置之由唯傳舊在沙市闤闠間再遷於城南而已令五花嶺所建咸謂變而之善一定不可易矣諗諸故老咸曰當時郡侯謝公明之急於改張前後左右俱失其倫規模體制猶未盡善不有高明君子疇能悉舉其偏一歸於正大備厥成哉故自寶慶丁亥遷學以來至淳祐戊申曾未二紀後遇羅浮梁先生應能來督學事監舊貫之不可仍也又決一革焉於革之中得因之義因者非陋革亦

從變而易之象曰革而當悔乃亡揚子不云乎可則因否則革先生葢兩得其道矣觀其徙大成之殿以中居設棨戟之門而前峙遵道堂接於殿之次雲漢閣聳乎堂之後旁分兩廡左右四齋獻官有齋宿之館職事嚴秩序之位出而學徑則表以崇儒之坊此更革之大要也所謂因者學宫之地不改闢而藩垣盡夷其舊先聖先師十哲之像不改造而絺繪煥然一新收拾不朽之材襲用已揭之扁若夫起公生明之堂以專考校而衡

鑑之不私堂階之下通有蒙泉發而方源不竭是有究
澤講習之深意由人為之盡善契天道之自然允為合
可否之宜庶幾悔亡者矣郡守王舍人雄屢嘉歎之察
其事力之不逮乃撥瓦一萬厌三百節米百斛錢五百
緡以作不貲之費經始於已酉之冬初告成於辛亥之
春季始末三年官舍學舍遼隅惟先生不憚勤勞雖寒
風淫雨必晨往暮歸如理家然百爾器用於學所宜有
者纖悉畢具士友言於容曰邑學五易其地毋慮數百

年苟且相承文獻靡證令董數至六定請記之容曰學校者衣冠之閫禮義之府也我朝諸儒先所記者精微廣大不可加矣晚學何所容喙謹摭梗概以叙於前

重葺興安縣學記

李應春

營繕有緩急似緩而實急者其學校歟古者庠序盈門未嘗簦笈於外自田不井家不塾始不免去里巷違父兄而教養之權不得不出於上然郡國雖有學而邑多闕我國朝以文化天下慶歷中始詔縣立學如州制自

是十室之邑無不具校官郁郁乎文非前代比矣為長吏者孰不念祗德意勤教事但偏於吏事者往往因是歧緩急顚乃未了公事奚暇治禮義有能葺凋敝於兵餘而知學校為先務非才識過人疇克爾嶺右統府實惟桂林屬邑凡十興安為壯衣冠鼎盛夙號士鄉先是學宮轉徙無定所嘉泰間相攸協吉遂為復遷開慶已未戎馬自雲南入邑當兵衝天壽斯文學幸不燬然歲久蠹壞士弗寧厥居景定五年秋蒲侯應龍來為宰下

車謁廟周覽太息遂因舊而增葺之學之東瞰驛路實濵湘江風濤岸崩過者病焉侯又因其故址築土以實其淵岸固而路夷學恃以無恐殿堂門廡煕然其崇士民瞻仰欣然慶幸咸相率詣公堂奉卮酒為侯謝侯曰未也有以庇我士矣亦有以穀我士乎於是又籍廢寺田以入學為畮六百豪右朝朘夕削存者亦荒薾弗治會邑行自覺發以侵疆歸者凡五十餘畮免租名佃復三倍焉侯意未愜又節縮羡贏貿上腴田附益之且合邑

人唐若何所獻又為畆百三十視昔不翅倍蓰衿佩如雲始無飯不足之歎侯且曰飽食日居是特養口體者乃合一邑章逢課試之事聞於府一齋趙公喜而輟緡錢為賞功一時士氣鳶飛魚躍又念未達者不免進取一邑文風冠冕南服甲子一科新舊上蘭宫者凡二十有七剏方興未艾也貢士莊田晦僅百三十租入幾何方端居深念適大姓唐氏以逃産來獻劣三百晦通前所有為勸駕費綽有餘裕嗚呼侯待士之厚如此是盍

無所不用其情矣宮室以庇之廪稍以飫之講課以淑之而又豐其行槖使不至失口失色於人以自餒其剛大之氣鉅細不遺雖父兄為子弟謀不能毫末於此蒙侯之賜者宜何如其報哉始侯出峽寓巴陵余來守是邦昉識之未幾侯南訪湘源契濶五年士大夫自嶺外來者莫不稱頌德政丙寅秋侯以書來請記學之成余謝不敢當意若弗釋越明年二月函牋申戒馮使者往復三千里視前滋益勤閔所寄蔣侯來叟舊述實開禧

丙寅春季望甲子一周若有㝠數存乎其間者是不獲終辭援筆敘梗概復侯命若侯所以經理是邑具有次第本末已經南山朱公品題不敢復下注脚侯至是將考績教思感人益深明詔賔興雋英角奮歌鹿鳴而遣之雙鳧徑朝天去龍飛新榜興安得人必多玉皇香案前親聽臚傳當竊自喜曰吾興學之驗如是云敢預為侯賀且以書遺邑人其勿諼侯德是為記

趙刺史建容縣學記　　辛煜

維我宋受命五星聚奎秦漢以來學術之陋至於今純尚儒化慶歴熈寧間學校之官遂達天下容在唐列五筦國初因之以節度鎮撫其地若稽往志舊學建於郡之東既而遷之城南狼藉於景泰暴客之闖閫灰燼於咸淳鬱攸之煽熖典章文物之具蕩然無遺方冊既毁前言往往不可復識前為守者相度城西高崗拓數楹而搆焉建置茍而勢傾軋榛莽雜而迹荒凉青青子衿逹兮佻兮誰為之所顧學雖廢道終未嘗廢也剎極

必復否將返泰太守東蜀趙侯奉聖天子德風惠雨之訓來牧斯邦當侯度久曠冦攘矯虔披荊棘立官府日不暇給閔閔焉軫教法不競首以學宮移檄愚陋蓋將有事於脩泮焉煜稽舊籍則積蠧經費粗見其羸猶懼力屈侯毅然輟俸以倡其後於時度材台匠擇日興工衆手皆作晨夜展力始事於厥冬陽月遂事於次年正月克用告成侯莅學視之顧予曰子之職舉矣盍紀顛末以諗來者煜惟容之學其來遠矣賢師帥急先務

力舉而新之豈但曰廣藏修遊息之所俾士於此呻吟
佔畢釣禄利而已學記曰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化民有道
自正風俗始士風又俗之根源也冠章甫衣縫掖名教中
自有樂地處家庭以孝弟居鄉黨以揖遜嚴義利之
限顧言行之樞金玉自將行著習察於以企前修而挹
淳風俾自成俗以究成德之歸將見咸淳以後之容俊乂
輩出選舉連茹文運復振成乎亞匹天下之遺響乾坤
不斷之秀氣三洞天豈得而閟之然則侯之脩泮人所

能也而以時考之感應氣運無往不復詎非道之將行
而侯實有以大振之歟侯名若詵字子振辛丑春官試
第一令以正六品官容州體博而用廣才大而不矜重
義輕財信厚君子也煜既承侯之命以身其責探侯之
心以記其事丁丑德祐改元夏五月既望從仕郎前肇
慶軍節度推官權容州學校教授辛煜記并書

粤西文載卷二十五

粵西文載卷二十六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學校

重修桂林府學記

元 梁遺

桂郡去京師幾萬里藩百粵抵絶域為嶺表巨鎮所部多山民猺雜處俗尚剽刼古號難治官於廣右者較中土極煩重至元戊寅遺由湖湘調使廉憲時閫帥約爾

珠克哷克章巴延以獶怙惡靡悛簡義兵獞卒犬牙互制戍遏之視往歲差遁民用少蘇因得以修泮宫泮宫舊邇北峰宋遷於城東南隅厥後再遷城西淳熙中南軒張宣公帥是邦濶而廣之至元十三年丙子王師南下燼於兵既而嶺南帥史格寧海隅還即故址而新之後之典郡者繼躅興葺稽其年逮今五十有竒殿廡而下咸蠹朽將傾憲副巴圖爾丹偕僚佐率郡牧馮夢弼倅雅琥幕長王琮議營建以學廩不足捐俸倡之覈帑藏没

逸得楮幣若干緡市材售工因基而創者正殿戟門兩廡東西齋節和堂以楹計若干撤故易腐者講堂碑亭肅容亭藏書閣過者拭目煥然一新但釋菜於庭視禮殿覆瓦不殊民廬愧於瞻拜俾陶易之籩豆簠簋罍爵之飾鍾磬笙管琴瑟之音巍冠褎衣升降俯仰循循焉進止有度中土郡邑有不逮者始於戊寅春不再歲畢役凡諸監司并諸執事詣余請曰廟學成主校者欲得立言之士文藥石以贊聖德鎮耀荒服斯文之幸子其

筆之遺曰聖道侔天非拘儒所可窺測何為而自取愚惑之誚也第以遺嘗基是以進義不容拒始識興修之歲月以告來者噫窮邊極徼絃誦之音在在有之雖王化自北而南文教之盛以南為文明之方古所然耳於以見夫子居夷浮海之語殆非託空言以興歎也敬為之書

桂學建大成殿記　　胡夢魁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唐虞之所以帝三代之所以王漢

唐之所以治秦隋之所以亂亦在乎學校之興廢而已嶺右之郡桂為大在宋淳熙時南軒先生帥是邦一新府學規模殆與辟雍等厥後帥臣復創宣成書院於其西合南軒東萊而祀焉大元混一輿圖静江最為後服力屈自焚悉為焦土聖上崇化厲賢旁求儒雅明良迭起異世同符至元十七年令湖廣行省右丞史公格即其故址而圖新之始建大成殿越五年治中漢嘉張九垓創戟門越十年總管平陽趙珪創講堂然而未備也

上命豫章陳茂卿提舉廣西儒學議完其缺顧學廪不足有為廣西道宣慰使祝真卜慨然捐已俸以為之倡宣慰司總管府官之賢者翕然和之乃屬教授周天祥命館下士鳩工庀材各效其力於是講堂未畢瓦之墁之齋舍未立經之營之先賢未祠攻之成之庖井未敞築之鑿之門廡未葺約之椽之輪奐交輝衿佩胥悅羣詣夢魁而告之曰宣明教化勉勵學校聖天子之詔也部使者之職也子其不可以無述夢魁曰建國君民古

帝王豈無他道而獨以學校為先何哉葢必有學以教天下國家之才而後有人以治天下國家之事學者學孔孟者也昔南軒新是學也晦菴先生記之曰敬夫之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而南軒記三先生祠亦曰瞻三先生之在祠也其各起敬起慕心存身履以進於孔孟門牆孔孟遠矣朱張未遠也處斯學味斯言思朱張在是即周程在是周程在是即孔孟在是學以聚之當深契孔孟之心達而行之必無負孔孟之訓若曰泮宮

修矣繇役免矣吾姑游焉息焉食焉怠焉是孔孟門牆之所麾也二三子不可以不勉衆曰然遂著之記

重修靈川學記　臧夢解

静江十邑唯靈川距城不三舍而近邑有庠舊在大象山之西令尹盧陵羅𣣞所建也歲久朽壊長斯邑者以送迎供給為能學校之設不過因陋就簡而已豈知善風俗美教化之本源哉至元二十九年前廉訪使趙公按臨目擊廟宇隘陋殊失右文之意乃命縣尹岳𡸣遷

於縣治之東左右廣濶前後坦平基址方整氣象軒豁
學之病於隘者今濶矣門廡宏壯講堂博敞廟像崇嚴
從祀布列廟制始就於陋者今新矣是役也經始於壬
辰之秋落成於丙申之春條其紀綱齊其法制而底於
成者皆岳君之力焉嗟夫人為物之靈士為民之秀古
者臯夔稷契所讀何書伊周吕召所學何學凡章甫其
冠逢掖其衣盍亦思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吾儒所
當盡心之事何待上之人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而後

學哉然自古聖人必拳拳於學校者葢以化民成俗必由乎學所以明人倫也舠邑以靈名北接湖湘南通桂象玉簪羅帶競秀爭奇又南軒官游是邦東萊降神此地士生其間聞二先生所以發明洙泗之遺訓久矣風氣所鍾教化所及正有望於吾黨之士相與維持經理以顯其地之靈孰謂嶺南為逺且陋而其民之可鄙夷哉岳君名璋大名人備歴煩劇綽著廉能以學道愛人為先夫武城魯下邑子游一邑宰耳夫子首以得人為

問益為政以人才為先學校乃人材自出之地子游不以邑小民寡為可鄙必以禮樂為教然則學校人材有益於政不大矣哉余因其建學之成而知其政之有本故喜書而樂道之是為記

重鐫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桂文學魯君師道蜀士也一日捧桂學釋奠二圖而前謂予曰曩為金陵學官時嘗為平章呂公家客歲在戊子公以此圖見遺其曰此靜江府學釋奠圖也奚為至

我哉吕曰焉知畀日先生不到静江乃受而藏之越七歲甲午以秩滿蒙江浙省咨保遂調今鈌毋乃二圖之讖有開必先邪大徳初元始以一圖鋟梓立於明倫堂之右顧記其事余即二圖而觀之宋嘉定十年丁丑廣西提刑吴公純臣石刻墨本也自嘉定丁丑至至元丙子凡六十年而二圖燬自至元丙子至大徳丁酉凡二十一年而二圖復豈數也抑數不可逃而禮終不可泯也邪禮存乎人心寓乎器物而禮之行則實存乎人耳

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然則桂學二圖有吳憲而聖人之教始明有魯教而吳憲之功復著信造物者待其人而後行也嗚呼吳之立此圖也見於八十一年之前而復於八十一年之後魯之得此圖也藏於十年之前而應於十年之後非偶然之故矣魯於是學課試諸生恢復學田修獎補壞善於其職而立圖一事尤知立教之本者故書之曰禮在魯

重鐫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魯師道

丁祀祭奠二圖廉使魯山臧公已紀其詳矣師道爰自至元甲午祗拜恩命授斯職暨元貞改元捧圖至桂學諸公見者曰此郡庠之舊典禮也兵火之後不得見者幾一十年矣今聖天子崇重孔道命公設教是邦而與二圖俱來誠所謂復見魯靈光也豈非嶺右斯文興起之一大機括耶宜亟刻之石以復舊觀學校新創之初所當講明者甚多學田當復學舍當修學門當建學規

當立聖旨勉勵學校所當刻更衣亭神廚當創大成殿兩廊及廬亭齋扁當整宮牆地基當取周圍牆壁當築三年之間日不暇給竭盡心力猶懼未既欲以二圖復舊則學校事力空乏未能如願若止存墨本則又恐淪墜或為有力者持之而去則廣右後進不復得見古禮良可惜也載謀載惟姑鋟梓以續其傳若夫勒之於石以垂無窮則深有望於後之同志君子

義寧縣學記

張九垓

義寧為靜江屬邑舊有學廨居屢遷宋乾道庚寅由闤闠而遷於南登南軒張子時廣帥大書門扁以貴邑庠石刻尚無恙咸淳庚午以南登僻遠遷於香林之東偏去縣治近僻地望大不及於南登風雨震凌棟宇圮壞莫有過而問者邑令臧君試邑首謁文廟顧瞻太息念欲更諸爽塏以重風化詳覽審擇遂於閱武亭故址謀之同僚與儒之在籍者經營之令禮殿告成門廡就緒廉訪副使魯山𣆀公惠顧斯文作新門扁又念學成不

可以無訓丏一言以惠多士愚聞而嘉之曰為政莫先於建學有學不可以無教昔南軒有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天理之裁制士為民之秀以明義也彼喻於利放於利者烏足以言士夫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此聖賢垂世立教之大法邑之人士佩此明訓口頌之心維之力行之則知孔孟之教非空言南軒之辨為實學覩遺像如在其上覿石刻如見其人亦不負義邑之名臧君仲璧保定人為政而知所先務是可書

橫州學記

夫子之道萬世而不息也夫子之道何道也三綱五常之道也位天地育萬物不可無是道安國家定社稷不可舍是道親百姓撫四夷不可外是道自古迄今日月有盈虧而是道無盈虧陵谷有變遷而是道無變遷寒暑有代謝而是道無代謝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信斯言也孔子生於周末以身任斯道之責刪詩書贊周易作春秋定禮樂明舊章皆所以發明三綱

五常之道示天下萬世也叔孫之毀何傷日月桓魋欲害其如予何彼宋衛木可伐而夫子之道終不可伐迹可削而夫子之道終不可削自時厥後儒學陵藂祖龍有焚坑之厄而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道則不可坑不可焚隆準有嫚罵之辱而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道則不可嫚不可辱抑不思世之人廬居而旅處端坐而安食泰然蔑有强凌弱衆暴寡之虞弱肉强食之患是果誰之力歟嘗竊歎夫戴天覆地而為人日受吾道之賜

而敬心所發輒先於佛老往往以吾夫子無福田利益之可求葢有坐視宮牆之廢睥睨宗廟之隳而略不之顧吁可歎也然則學校所以祀夫子學校之不修是誰之責歟宣武將軍横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多爾濟求治於漢首崇儒道凡以士名者悉蠲其役因覩舊學湫隘亟欲撤而新之遂與判官東蜀馮震知事覃懷劉珪各捐已俸鳩工掄材以身先率日往程督雖簿書期會之繁軍務應酬之急弗怠弗惰厥後又得濟南劉洧提

控棨牘昭潭董桂同心乃事力與賛成為學官者奉行惟謹遷禮殿於明倫堂之故基視昔則髙明矣遷明倫堂於教授廳之舊址視昔則寛邃矣聖賢形像繪塑一新廟廡門牆罔不壯麗俾講道行禮悉有其地而無前日佻兮達兮之歎侯之為政可謂知先務矣橫之士來游來歌當究三綱之所以為三綱五常之所以為五常體立用行毋使時人以不適時用鄙薄吾道則庶幾瞻前忽後可以無愧否則學校之輪奐雖美學校之教化

不修逢掖其衣章甫其冠者寧不負吾侯建學之意歟

重修南寧府學記

元文壁

天地百神皆有祭方伯連帥與守土之臣奉命祭於封內者曰山岳海瀆曰社稷曰文宣王廟夫山岳海瀆所以載物而厚民之生者也社與稷所以有土而生民百穀者也山岳海瀆之祭使之奠安順理而無震裂沸騰之災社與稷之祭使之豐登盈足而無凶荒饑饉之患是皆不容廢者也若夫孔廟之祭則肅然齋宮省牲具

禮合樂登歌縉紳逢掖相與升降進退俛伏奠享於階楹庭陛之間若甚迂遠於事禱祈禳祓之舉報應休咎之符而祀典先焉何也三綱五常之在天地間將一日不可無如饑饉之於菽粟布帛也古之聖人有德有位作君作師斯人出作入息仰事俯育罔不協於有極及正道衰微五教不敷彝倫攸斁民無所賴夫子生焉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垂萬世立教之法存於易書詩春秋使三綱五常大明乎天下天地以之位日月星辰

以之行山川草木鳥獸以之寧豈獨人蒙其賜哉漢初以太牢祀歷代命州縣皆立學夫子之宮牆巍焉峙焉春秋行釋奠禮為百世帝王之師益徽夫子立是極也山岳海瀆誰其奠之惟社與稷誰其尸之天地且不可違而況山岳海瀆社稷哉邕學初在城外沙市徙城中南隅又徙五花嶺第一峰前臨清流後倚高阜王宮嚕從廡斯翼前門後堂累疊書閣其創立規矩所由來尚矣炎敞遐壤山林材木不能支久遠比歲撤而新之

壯觀有加焉知風化之本祀事之重者大名趙公修巳
也公奉天子詔來殿西南雖數遷凡十有五不離兹土
由是秉鈞衡登樞要蓋有日矣趾美述事永永無斁不
墜教基又將有望於後君子云

靜江路修學造樂記　杜與可

皇慶聖人龍飛初元走使誕告萬方安南海郡惟遐與
可在行畢事將復命闕下繇邕江行再之桂林明日郡
庠博士郗煥午聯學執事即驛館且致辭曰廣右統路

七州九於古為侯郡皇元統天兵憲二大府攸居邕潯柳梧慶遠南丹莫倫維學燬於丙子兵尋創已簡淺不類迨今元年壬子歷十二閏矣況有丹雘而新館而教祀而樂之有鐘鼓哉番陽三軒余公璉以儒術持官檢躬不懈隨在得聲臺臣騰章命下二憲一道前年至大庚戌公至首謁學顧瞻王宫曰淪圮隳䄇謂予職在勉勵何敢不力然事有不得數數度材計庸請先因其岌岌莫支者次第構葺功敏而倍率如言迤邐就緒復於禮

殿前築堂廡明倫中正師席朔望講說肄習左右敞新齋室俾諸生止有歸宿庖湢式完墉址載堅差穀擬告公之勞於神公嗛嗛言是予之責豈區區容禄竊譽以自居仰惟我元累朝崇文育才殆期於是乎取人治人青青子衿庇此廣宇亦闕數而譁羣而嬉遊乎若然學也名立而實亡校毁可也士黜籍可也國何資而克勤孔徒遂擇齒長士二人專職訓飭徵士民子闕入學誦詩讀書餘力學文日廩月試躬第其優劣

退闕閭行薄賞以嘉善能鼓舞淬厲駸駸趨道非復曩昔㦸公之休施公一闕先聖海内通祀二仲行禮側伶人於庭命操枹聲世俗闕以降以迎瀆抑甚矣尸祭者溺習恒安之禮而不樂義不備登歌八音内服郡邑考古索制益有作之兹闕如昌文而已諸綴闕度特未有得夫業是藝之工會僉事王公蒙按部支郡還知事書臺趙公暎由湖南憲幙改遷至公以告趙曰暎不敏敢不翼公闕請問具樂之眥奚從公報以

已椽倡趙從而和闔司翕若附助帥府長額森布哈經
歷岳璋張克文本路總管梁國棟詣學自訟祭典不舉
有司所宜為今怠曠失職上以煩部使者尚忍旁睨厚
自增忸怩邪誠欲效尺寸聽下風用贖不逮之一力并
錢定計得六闕 書臺以歌樂重經校讎稍希古叶音節
令無逾長沙為故宣慰平遠先生趙闕 嘗究心事其事
為馳一介持直移文湖南憲司督闕 集矣二閱
月樂果訖工琴瑟鐘鼓柷敔計六十二事延師授徒甫

月學者盡得所師之學貯樂不可無所明倫東南陬更闢前闕之堂三間榱桷棟楹皆取給總管公董役力居多仲秋八月上下始獻奏用饗式章成儀荒封索居實徹黜瞶天其或者王人惠來謹叙三軒廡使盛舉本末及列諸大夫士闕皆闕名再拜煩下執事文之堅珉昭熇無窮獲罔鄙謬悠遂請學斯幸矣僕鞍馬萬里之餘耗眊飄忽神不保宅其何能發揚三軒先生之美乃進而語之曰記不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所謂其人豈一歸之辟哉自宰相方伯連帥有民人社稷皆然政則又有小大有源委未必止刑法賞罰期會簿書之謂刑法賞罰亦未必必於不用也小也枝葉委闕溝瀆也風教禮樂其大之岱宗源之河海歟風教明禮樂張習俗以美天神人之氣以和亦安歲豐攸禳流徙之患息用之而因有所不用也用之而至有所不用堯舜禹湯之聖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賢遠識其大與源故也三軒先生富學業道行

為政皆舉闕之宜乎識大者源者而急先務否則一以柱下惠文孰不其能小子無述矣煥午欣然願即此語記僕曰諾書臺闕友闕多歷年闕同椽行臺閥閱詩禮之裔有文有節者也斯役與有功憲史程輔謝裕德等餘名書於碑陰元年八月日記

重鐫桂林府學釋奠圖記　　曠闕

釋奠有圖尚矣桂林自秦漢沿唐歷宋為嶺南大藩故學校之興文物之隆有自來矣延祐丙辰冬孟令憲狄

嘉議公來司臬事始至即率先風教曰聖天子興學有
詔進士有科此太平用文之時也眡茲學兵火以來廟
設雖嚴而禮典不備生徒雖列而儀榘未修自非祗若
宣明其何以昭聖上尊崇樂育之美遂申飭有司凡禮
文未肅則稽古考圖摹勒而肄習之士氣未厲則崇師
問道懋勉而作新之樓宇未構則鳩工聚材經始而營
度之廩帑未富則節費積贏經理埋沒而規運之於是
闕為祀事贍養之餘猶積統楮九千餘緡率倅易書得

九經全史諸子千有餘卷聚書樓材木株二百五十有奇又明年三月釋奠儀式器服圖成教授昭武高道孫請曰桂泮之興斯文得不朽者公之力也合附石紀諸按二圖乃宋嘉定丁丑提刑番禺吴公緝勒朱文公訂正本也歷甲子一周石燬於兵又二十一年郡博士蜀魯師道自金陵携其圖來歸以得石艱請於憲副曾山臧公姑序正梓於學又二十一年木朽漫漶而公復刻於石今圖器服與儀一依舊式配享十哲從祀末附則

自郯沂二國公陳公濂洛諸子以下各隨謚列焉於戲
記稱禮儀三百待其人然後行其信乎況是禮上而天
子朝廷郊祀下而有司釋奠飲射均此敬也此誠也飲
射禮廢久矣朝廷之禮又非遠民得瞻其可見者學校
釋奠禮耳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今公是舉也廣
海之民來遊來觀其孝弟之心忠愛之念豈無油然興
起於其間者將人材彬彬輩出率土之民皆樂而歸善
其於省刑薄罰豈小補云乎哉然則公之率先風敎可

謂知大體矣公名重福世為西夏唐兀人性朗烈嗜書敬士尤長於政事故所至有能聲子溥華領江西省延祐四年進士第五名舉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幷書以為來者勸云

重修全州學記　　揭傒斯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炎徼絶壤同風郡一郡一邑必謹學校以為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貳於全

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嵒風氣呰窳郡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圮穿漏曾莫過者罷輭者以民勞為解貪墨者以廩薄為辭講誦不興薦祼無所侯至會缺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黄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哈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崖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戚並行及期而廟成

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哲於講堂之左右翼門序軒陛以次咸畢又闢廟南廢地為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倫堂四楹以館諸生既告成於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予廬陵白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為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於有衆昔靖之鄙為羣獠刼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遑及郭侯為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誅滅侯以死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

民俗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為凾而王

共不缺故也全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

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殫財盡

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未必

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於俊選小

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為民

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

三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絶湘灕灕水合流其下益為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月丁亥記

賓州學置祭器記

王廷秀

古欝林郡之嶺方縣唐置南方州又析為賓澄二州宋以賓澄及思剛合為一令州治嶺方上林遷江邑屬焉按圖經云民淳事簡俗阜物康於嶺南為樂土州舊有學在郡治東南是邦聲名文物前代奉賢書登天府者不一縉紳游宦如陶弼父子為守翰林范太史輩皆過

化於兹流風餘韻至今猶有可想見矣至元混一海宇
賓南服為最遠然皆崇尚禮讓漸濡德化其士風之盛
等中州非但揆文教而已昔有柳州廟記云仲尼之道
與王化遠邇則知王化所至聖人之道亦至焉今觀之
賓益信然自宋迄今牧是郡者率以遐僻不加意於學
兼以學廪不裕春秋歲祀多簡習故苟備禮而已泰定
乙丑春平陽王侯渥來守是州兼督學事殿謁既詢學
正莫君應辰曰聖朝尊崇孔道屢降德音兹學廟貌雖

隆而祭祀缺典非所以崇明祀奉上意也乃率郡儒而告之曰禮以敷教器以見道禮不明則教不敷器不備則道不顯學校先務不在兹乎復諗於判官趙侯敏意以克從乃捐已俸先之次命莫君勸率三邑儒士無不忻然願助丙寅秋莫君乗驛舸來長沙命梁氏鼓鑄一如潭類成式予適承乏郡庠得歷觀成器莫君將幣求予記予不敢辭因語之曰聖人之道如日行天不以歳祀為隆殺增損然汙坏古也今樽爵焉燔脾古也今簠

俎焉匪今斯今中古然也形下之器即形上之道器有古今道無古今盤盂紛拏劃觀罍洗摩挲款識能不浩歎諸君子駿奔走執豆籩不必游心乎千載而聖人之道目擊斯存則器非器而器即道矣今兹革簡陋而新美彬彬文化及乎遐壤則亦佩王侯之用心矣永念莫君之行勞矣侯之功在宗廟奚但與是器相為不朽哉是為記

鬱林州學記　巴圖爾丹

學有廟者何王祀孔子也祀孔子者何尊聖道重民教也嶺南炎荒地遐聯延海北大理交趾雲南夷江犬牙相錯溪峒深窈憑險負固往往鴟義奸宄悍然梗化鬱林介嶺海閒地曠而夷弄兵潢池恒弗戢上下譸張無所於錯州有孔子廟在城南右憑江津春夏雨淫水潦交注輒匯溢瀰漫殿堂門廡悉淪沮洳蠡嚙摧朽不可支柱矣至正三年夏五月真定張侯阿勒坦布哈知是州仰瞻仞牆陵夷草莽下視齋舍無絃誦聲則喟然太息

曰嘻吾聞為治有美化斯無斃民圓顱方趾戴天履地彼豈獨無人心哉明仁義惇禮教則學校所繫予何敢不力相舊址卑塾乃營治之西燥剛爽塏夫子正南面以四賢十哲配而從祀列在兩廡講有堂舍有齋庖廩有次皆無有缺春秋釋奠晨夕肄業學舊有田以頃計三十有八田氓誣上行私殺其租入歲用大乏侯立法覈實悉復舊貫繇是新羣民之耳目宣禮遜之風化庶知為政先後矣嗟夫邊徼搶攘日夕固金湯峙芻茭礪

弓矢鍜戈矛以為事若侯斯舉不幾論俎豆於問陳持章甫以適越者雖然萬古一理萬人一心明倫設教本於孝弟昔有苗弗化徂征之師而來格兩階之舞後世文翁常衮變移閩蜀豈非謞然詩書禮義之粹而足以化强暴哉學校教化相為終始教化風俗相為汙隆傳曰有教無類侯之政能以興學教民為務其可尚也夫達嚕噶齊扎木丹州判張子忠吏目粟益皆翕然以侯之心為心學正吴善孫實相厥事予嘗分憲至是故因

其徵言為述本末俾刻諸石

荔浦縣學記　　石天岳

桂林之南二百里有邑曰荔浦僻處萬山中草木叢茂居民鮮少至正巳丑冬予捧檄來佐是邑至任三日謁夫子廟於城東視其殿宇則荆棘蔽芾風雨震凌獸蹄鳥跡縱横於門廡間詢之父老則曰是邑東接谿峒猺獠混處比年以來出没剽掠殆無寧日兵旅數起饑饉薦臻民皆巢居嵓處纍石結寨以偷生學校荒蕪職此

之由予聞之心怖神悸不遑寧處即圖興修然視其民瘡痍者未蘇移徙者未還如是而役民亦聖人之所不與也遂捐廪粟姑略補葺爰率諸生徒以興講肄業數月而衣冠文物濟濟可觀越明年庚寅寇盜少息四境無虞士之遊於宫牆者頗有中土風予思夫子為萬世之師學校為育才之地作新之役豈容少緩乃名諸生而諭之曰夫禮飲食必祭者所以祭夫先代始為飲食之人益以吾之所以得此者皆斯人之力示不忘本也

吾夫子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令天下之人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得遂其生得復其性不淪於禽獸之域者皆吾夫子之所以教也於一飲食尤知報本而聖人之教乃忘其所自慼之甚也況我聖朝以禮樂治天下以忠信厚風俗列聖相承法度昭著而於聖人祀典尤拳拳焉今聖天子在上文命誕敷聲教遠被九夷八蠻罔不臣服邊陲寧謐海宇清泰報本崇化厥維其時茲欲以夫子之廟改而新之與諸

生優游仁義之府顧不韙歟衆悉欣然願聽規畫於是教諭劉復考其歲賦究其侵欺凡豪民之耕占影蔽者悉明經界以復之頑佃之積累負逋者嚴加約束以徵之由是而廩有餘蓄歲計常用足以經營乃掄才鳩工相其便宜度其髙下汙者除之卑者崇之方欲擇吏之能且良者以掌其事而難其人縣之所隷南源寨廵檢董震乃儒家子遂委敦匠役而能竭誠殫慮克盡其勞幕賓秦仕奇相與立規矩計程度以成其事訓導龍弼

朝課講之暇協力董役不數月而殿宇門廡穹然赫奕可謂輪奐美而成功速矣工始於至正十年之冬殿成於十一年之春遂次第書之以志其事非敢以矜能而燿美也葢欲使後之同志者相繼而不怠云靜江路荔浦縣主簿兼尉石天岳拜手記

重建灌陽縣學記　孔思垣

興文學於多務之秋淑人心於慛難之後此當時之急務而任守令者所以究心也然嘗聞之武事用於戡亂

文教行於治平孰知人心之趨向由於教化之素明而學校之興乃所以固結人心之本其事似緩而實急也灌陽為全屬邑值壬辰之變縣學廢焉至正十七年丁酉監憲公久住慨然以興復之責為已任教諭張顯仁具其事言於郡郡嘉其請君不勞於民不斂於衆悉捐已俸市材鳩工程督以勸靡間朝夕是年三月壬寅首建大成殿繼立明倫堂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五月塑先聖四配像成顯仁以監縣公志用有成欲為文勒石

以傳永久而思坦適游學至焉遂俾記其事於戲自淮

漢兵興湖南諸郡相繼陷没時真定石侯治於全大興

學校以結人心故克保其民不變士習城池以固閭井

以安文化以行風俗以厚當時寄屬邑如君者舉能知

學校之為重不以其不切於所務而可緩也然昔時際

承平民庶且富尚或廢弛矧今閱難四郊多壘時乃貲

糧給武弗贍而欲興復廟學以克訖事自非誠心化民

知所先務不能也瀧陽之民亦何幸哉將見文教之行

人才輩出後之求洙泗於瀟湘者咸願詠歌於斯學不其盛歟公號敬齋為人豈弟慈良有長者風嘗修縣置建譙樓既揭牌而鄰寇息改思濟為順濟正坊名而四境安雨暘時若歲屢豐登故能招復流亡惠及鄰邑其力行善政蓋出於天性而於崇建廟學尤加意焉

重修桂林府學碑記　　劉三吾

皇上踐阼二十有一年嶺南廣西道憲副公以學校王政攸先風厲學校是首亟作新之將遂瀕廢其令教官

定議於是桂庠諸生奉承惟謹經始是年之十一月訖功明年之七月學正蔣倬狀其事請予文記之固辭弗獲按桂林舊有學前至元丙子王師南下燬於兵世祖

皇帝混一區宇大興文治中外咸設校官時則有若嶺南帥史公格即故址而圖新之以元有學自史公也嗣是之後至元戊寅嘗一葺治歲久自圮今憲副公朔望視學惕然興懷迺稽學廩歲入倡以已祿鳩工庀材擇日興事門櫺星樹垣墉內自禮殿徂於應門版之椓之

腐撓者易瓦之填之罅漏者完户牖闌楯丹漆雕刻煥然可觀講堂齋舍繕脩有加奎閣尊經塗塈如法祠廷易向獻幕更新諸所宜葺咸以次舉輅車時臨是瞻是敬衣冠絃誦濟濟洋洋謁有鄒魯風桂林學校遂為諸道最憲副公作新之功偉矣嗟乎學校綱常之地臺憲綱紀之司故自有親義序別信以來而大綱小紀無或出之倫理之明風紀所由以振也昔東漢士高節義范滂諸賢一時與游皆太學名士用克樹立有澄清天下

之志今憲副公居風紀之司而首致意綱常之地於時諸道紛擾弗治獨廣右歸然靈光無恙修學之舉聞風而興者數十城百司庶府恪慎憲章昭乎天日之臨而凜乎風霜之肅也豈非公扶植綱常一念默有以行乎其間歟抑是學前以史公倡之今以憲副公繼之中間六七十年豈無其人惟二公皆於干戈相尋之餘而有尊道崇德之意公之心史公之心也則天相斯文而福廣右者意有在矣公唐古氏名額爾濟訥字尚文歷御

史三臺僉憲三道皆有廉能政聲由中政院判陷奉議
大夫居今職壬辰春汝潁寇陷武昌長沙等郡公督首
帥鄂爾和將兵往平之若清湘若春陵咸賴克復時廣
右未有變者臨桂東鄉民謀始倡即調兵撲遏之人心
遂以帖然他如汰郡縣之冗設而奸貪以息禁商販之
越境而鈔法以行節官府之浮費而饋餉以給民廬延
燒官為賑之歲飢勸分俸以倡之繕城郭造陽橋修靈
渠皆政紀之卓然泮宮之修公實主之經歷左奉議照

磨趙儒林則克職憲佐者也是宜書銘曰我元龍興奄
有㝢縣一視廣右仁同畿甸大府桂林糾以憲臣之綱
之紀迺宣迺旬惟爾校官實賴風厲以篤彛倫以新士
氣大惠爾廣我副公來風霜一道儀範百司維時湖湘
煙塵四起一柱狂瀾以公中砥謂茲人心係有綱常舍
而學校其何克臧載瞻桂序歲久且圮誰其新之是在
我爾爰捐巳俸爰集工人翼歌以正撤故以新櫺星峙
峙應門洞啓金碧煇煌宇廟之美於爍從祀於樂論堂

經閣增麗奎文有光軺車時臨衿佩雲委匪怒伊教雅歌泮水湘灕渢渢道脈溶溶文運在廣如水潛通宣成二公矧兹過化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凡厥來游宜體公心真履實踐毋即慆淫昔時草昧史公建學今時擾棼我公繼作史既有祠公宜並之後有述者視此歌詩斯文有天永言無替輔我元皇千秋萬歲

平樂府學記

常挺

廣右嶺南重鎮概管十六州平樂古昭州後陞為府其

地去大府不數舍禮義之習風化所被前代科目得人甲於諸郡故家餘俗猶有存者府學去城可二里許居考槃澗之西國初燹於兵火前至元已卯郡監劉懷遠知州孫武德經營創始歲次壬午武德之子夢得再知州事力加修理規模愈益宏壯然官政有通塞或興或廢其可稱述者蓋無幾至正二十有三年平章榮祿公總制軍旅開署省事其明年以昭郡重地控制梧賀選本省理問官拓跋元善攝郡監義兵萬户勸農防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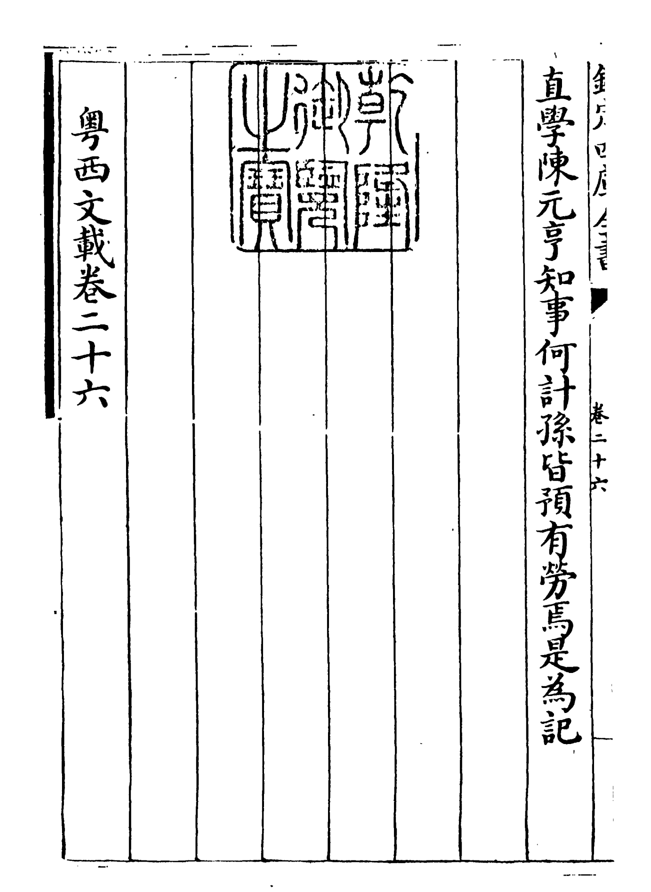
以鎮撫之君以是年六月涖事前政多廢弛君乃正身帥下早夜以思寢食弗遑發號施令與民更始威惠兼施寛猛得宜自郡城達於四境吏民為之改觀朔望視學見其上漏旁穿震風凌雨日益傾圮喟然歎曰興崇學校守令責也予敢不夙夜祗懼恪勤厥職鼎建祠廟以奉祀事郡博士趙顯祖文學椽尹龍協力贊成之迺考覈學租之没於其者得粟一百九十八石民儒户之義助者一十錠公與學官各捐巳俸共得數千緡選匠

具徒購木於昭賀之境至正二十有四年冬建立大成殿舊殿湫隘不足以奉几筵則擴而充之應門西廡講堂齋館煥然一新材木之良工匠之巧規矩準繩深廣如法川流山峙前拱後揖聖容穆穆侑坐肅然祭祀以時洋洋如在春夏詩書之教朝夕絃誦之聲使民沐浴於膏澤被服先王之道元善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恭惟我國家列聖相承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承平且百年士大夫以名節相尚變故以來仗節

守義者無慮數千人漢唐有愧焉下至閭閻窮巷匹夫匹婦與析圭儋爵之君子同一貞節不為利回不為威屈皎然如日星之光耀國家仁厚之澤於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非强暴所可奪者學校有功於世道豈小補哉昔衛文公當春秋時敷教勸學國以富强為時賢諸侯漢文翁守蜀郡率民子弟教以經術蜀文之盛自文翁始元善監是郡不期年而政化大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庠序之興明倫育俊秀化民成俗有古君子風

事既落成來謁曰願有以記之吾聞古者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作而不記後嗣何觀建學大事也不可以不書郡監元善先世西夏拓跋氏龍川公姪前世顯官由京秩出監象州再陞省理問官正直廉敏材略過人當為時名公卿子春舊居省幕府相知為甚詳以其言信而有徵謹具其顛末而刻諸石是役也湖廣省宣使權平樂縣令念永府判梁倉赤何功應提控按牘譚紹祖主簿勾龍緣保監工千户於德元府吏范宗傑

直學陳元亨知事何計孫皆預有勞焉是為記



粵西文載卷二十六